

对我国城市收缩的认识与应对路径研究

马聪聪

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1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3日

摘 要

我国城镇化现在正从高速发展走向稳态提质的阶段, 人口外流、发展放缓、空间闲置等问题在多地显现, 治理上较易遇到资源错配或发展焦虑问题。学术界对于“城市收缩”和“城市衰败”的边界尚无明确、充分的讨论, 社会上也常有认识不清晰的现象, 易简单将城市人口与规模缩减当作城市衰败的标志。本文立足减量发展视域, 辨析城市收缩与城市衰败的本质差异。研究发现: 城市收缩是资源枯竭、产业转型、人口流动与区域格局调整等因素带来的阶段性、规律性量变过程, 而城市衰败是治理失效引发的系统性、内核性质变危机, 二者在成因、表征与演化趋势上存在根本区别。基于精明收缩治理理念, 文章探索适配我国城市收缩情境的科学化治理路径, 以期为减量发展背景下城市实现提质转型提供理论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

城市收缩, 城市衰败, 精明收缩

Research on the Perceptions and Response Pathways of Urban Shrinkage in China

Congcong Ma

School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Received: September 13, 2026; accepted: October 14,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3, 2026

Abstract

China's urbanization is shifting from high-speed expansion toward a stage of steady-state, quality-oriented development. Issues such as population outflow, slowed growth and idle urban spaces have emerged across many regions, which may readily trigger governance-related problems including resource misallocation and developmental anxiety. Academia has not yet carried out clear and sufficient discussions concerning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urban shrinkage" and "urban decline".

文章引用: 马聪聪. 对我国城市收缩的认识与应对路径研究[J]. 可持续发展, 2026, 16(10): 121-125.
DOI: 10.12677/sd.2026.1610341

Conceptual ambiguity is prevalent in society, where a shrinking urban population and diminished city scale are frequently regarded as markers of urban decl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duction-oriente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ifferentiates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shrinkage and urban declin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urban shrinkage is a phased, regular quantitative process brought about by factors including resource depleti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the adjustment of regional patterns. By contrast, urban decline represents a systematic and intrinsic qualitative crisis stemming from governance failur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the two with respect to their causes, manifestations and evolutionary trends. Based on the governance philosophy of smart shrinkage, this paper explores scientific governance pathways suited to the context of urban shrinkage in China. It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insights for cities to achieve quality-enhancing transformat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eduction-oriented development.

Keywords

Urban Shrinkage, Urban Decline, Smart Shrinkag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传统城镇化进程中，社会中存在固化认知：城市扩张即是进步，规模增长是评判城市发展的核心标志。这是因为传统城镇化阶段，城市的快速发展主要依托土地扩张、空间拓展与人口集聚实现，由此催生了重增长、重规模、重速度的城市评价体系。在这种发展模式下，社会容易默认城市发展是单向向上、持续扩容的线性过程。事实上中国正处于城市收缩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并轨阶段^[1]，人口结构发生变动，发展方式加快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迭代更新，城市发展的外部条件随之改变。部分资源型城市面临自然资源枯竭，传统支柱产业受到冲击，就业岗位随之缩减。城市虽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但部分依靠传统资源产业就业的群体难以适配新兴产业岗位，选择向外迁移谋求发展。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居民即便本地拥有就业机会，仍会为追求更高的发展平台与生活品质，流向其他城市。有些城市的工业园区受资源约束与产业转型影响停止运营，造成空间资源闲置。这些人口外流与空间闲置现象是城市发展演化过程中的自然现象，并非由治理失当所引发。我国城市发展早期并未大规模出现此类问题，主要是由于城镇化处在增量扩张阶段时，城市具备充足的增长空间。社会公众容易将城市收缩等同于城市衰败，即便不直接等同，也容易将城市收缩视作负面问题。部分地方治理主体在应对该问题时，倾向于采取措施遏制收缩，试图让城市重回扩张式发展轨道。当前我国城市收缩已经不再局限于资源型城市，多种类型城市已出现收缩特征，其发生范围也不再局限于局部区域，已成为城镇化转型过程中需要重视的客观现象。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将城市收缩视作负面问题，应当予以理性客观的认知，这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只有准确把握城市收缩的原因与本质，才能制定出科学有效应对城市收缩的治理对策。基于此，本文立足我国城镇化的现实情况，分析城市收缩的原因以及其与城市衰败的本质差异，进而探讨城市应对收缩的科学治理路径。

2. 我国城市收缩的形成原因

人口外流是我国城市收缩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而现阶段的人口流出，本质是民众主动追求更高生活

品质的自主选择，并非原生城市发展衰败、无法满足基本生活所需[2]。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民众的思想认知与生活理念发生深刻转变，传统安土重迁的固有思维逐渐淡化。过去民众更倾向于固守家乡故土与稳定工作，满足于安稳温饱的生活状态，较少主动外出谋求发展。如今民众的生活考量更加多元，不再局限于物质温饱，更加注重医疗、教育、职业发展、居住舒适度等现实需求，同时愈发重视精神层面的生活体验，虽然人口流出城市本身具备基本的生活保障功能，但流出的人口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

在各类收缩城市中，资源型城市的收缩现象最为普遍，也最贴合城市发展的自然规律。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具有鲜明的典型性[3]，多数资源型城市依托本地独特的资源禀赋兴起，在资源开发的繁荣阶段，不仅带动了地方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就业岗位，也为国家整体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自然资源具有不可再生、储量有限的特点，随着资源逐步枯竭，依附资源生存的传统产业必然走向衰退。产业衰落并不等同于城市衰败，但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无法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探索调整与适配过程。在转型缓冲阶段，本地就业机会缩减、发展空间受限，城市人口不会被动等待转型完成，而是主动向外流动、寻找稳定的发展机遇。

当前我国城市群与都市圈建设加速推进，核心城市依托优质的产业体系、公共资源与发展平台，形成了强大的要素集聚优势，持续吸引周边城市人口迁入就业、定居生活。这种核心城市或区域的吸附作用是我国目前城市化的主要驱动因素[4]。这种跨区域人口流动，并非源于原属地城市发展衰败，而是个体基于自身发展需求，主动向资源更集中、配套更完善、机遇更广阔的优质区域集聚的理性选择。这种区域要素虹吸是城镇化与区域协同发展进程中的正常趋势。因此，当部分中小城市出现人口外流、规模收缩的现象时，不能片面将其判定为城市发展衰落。从宏观发展大局来看，跨区域的要素流动与重组，是优化全国人口、产业、空间布局的重要过程，能够推动区域资源高效利用，助力我国整体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收缩城市虽出现一定规模的人口外流，但仍留存大量常住居民，城市整体发展并未停滞，而是进入结构调整、提质转型的全新阶段。只要地方能够持续维系城市基本功能稳定、保障社会秩序平稳运行、夯实民生服务基础，人口与资源的动态流动便会逐渐趋于稳定，最终形成适配城市自身禀赋的发展模式。

我国城市收缩的成因各有差异，各地资源禀赋与发展基础也不尽相同。综合来看，经历收缩的城市普遍存在人口外流、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存量空间资源闲置等共性表征，但城市整体系统依旧保持正常运转，并未出现社会失序、功能崩溃等属于城市衰败的特征。人口规模缩减、建成区利用效率下降属于城市演化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城市规模收缩并不等同于城市衰败，收缩状态下的城市依旧保有发展动力与发展目标，社会系统维持稳定运行。其发展逻辑不再执着于数量层面的外延扩张，转而寻求与自身资源禀赋相匹配的内在自洽发展。不能仅仅依据城市出现收缩特征，就判定城市发展走向下坡路。只要城市主动识变、积极应变，同样能够走出一条高质量的减量发展道路。

3. 城市收缩与城市衰败的本质差异辨析

厘清城市收缩与城市衰败的差异性，是破除认知误区、开展科学治理的前提。

第一，二者的核心区分在于城市整体运行体系是否完整有序、是否具备清晰的发展规划与目标、能否根据自身发展处境进行主动调整与有效治理。城市收缩本质上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量变调整，主要表现为资源储备缩减、常住人口数量下降、本土企业面临产业转型升级压力等外在特征变化。城市收缩并非发展失败的负面后果。只要治理主体能够科学认知收缩规律、合理规划减量发展阶段，便可通过精准有效的治理手段，推动收缩城市持续保持良性运转与提质发展。而城市衰败并不仅仅体现为发展要素数量的衰减，更是城市治理秩序失稳、发展动力枯竭、发展目标迷失的综合结果。其直接表现为城市基础功能难以正常运转、居民基本生活保障受到冲击，是城市整体运行系统的失控与崩坏。相较而言，城市收缩仅发生发展规模的收缩，整体运行体系依旧健康稳定。

第二，城市收缩与城市衰败的形成机理存在显著差异。城市收缩大多源于宏观外部条件变动，尤其是部分资源型城市由于长期高强度的资源开采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导致城市增长乏力[3]，例如自然资源储量衰减，难以继续支撑原有资源型发展模式，叠加人口外流、产业迭代转型等因素。这类变化不以地方政府与治理主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属于发展大势，难以强行遏制。与之相对，城市衰败并非不可抗拒的自然演化结果，其诱因更多来自人为层面。城市衰败往往是城市治理过程中长期矛盾累积、治理举措失当、发展规划偏差所引发的后果，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影响。简言之，城市收缩主要是外部客观条件变化催生的、难以人为阻断的发展现象。收缩本身并非负面状态，治理成效取决于地方如何应对这一阶段的挑战。与之不同，城市衰败属于治理失当引发的发展危机，是各类主观治理偏差长期累积形成的后果。

第三，城市收缩与城市衰败的发展运行状态存在本质区别。尽管二者在表象上均表现为经济增速放缓、人口持续外流、建成区空间闲置等特征，但现象背后的发展底色与运行状态截然不同。城市进入收缩阶段后，虽然发展增速受到一定制约，但在科学治理与有效调控下，城市整体系统仍可保持平稳运转。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保持健全、社会秩序稳定可控，城市具备较强的自我调适与自我优化能力，能够在动态调整中探索适配自身禀赋的发展路径，挖掘新发展机遇，实现提质向好的可持续发展。相较于收缩城市的自我调适能力，城市衰败是治理偏差长期累积、各类发展矛盾持续叠加所形成的不良状态。城市一旦陷入衰败局面，整体发展将呈现持续下行的态势，伴随治理秩序失序、公共服务体系失效、居民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城市核心功能出现系统性、局部性的失灵，丧失自主修复与自我优化的能力。城市收缩与城市衰败是完全迥异的发展状态。城市收缩是外部客观环境变动引发的阶段性发展现象，具备可调控、可优化、可提质的特征，只要治理方式科学得当，便可实现城市的良性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而城市衰败是内部治理问题长期累积、层层叠加所诱发的后果，具有明显的人为性与破坏性。

第四，城市收缩与城市衰败的未来发展趋势、发展前景存在巨大差异。对于收缩城市而言，只要治理思路科学适配、找准特色发展路径，便能在减量提质的发展模式实现新突破，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与发展结构，完成转型升级。反观城市衰败，其整体处于持续下行的固化状态，若不开展深层次治理革新与全方位发展调整，城市衰落的局面将难以扭转。但需要注意的是，城市收缩并非绝对不会走向衰败，城市最终的发展走向，关键取决于收缩阶段的治理方式与应对策略。应对科学得当，城市便可在减量发展中持续向好、实现转型跃升，若治理消极失当，收缩城市则极易逐步滑向衰败的困境。

4. 构建城市应对收缩的科学治理路径

在以往的城市发展经验中，社会存在固有认知误区，将经济与人口增长等同于城市发展，将规模收缩简单等同于发展倒退。随着城市现代化治理进程不断推进，传统唯增长论的评价体系亟待革新。城市发展不再依赖规模扩张，而是要追求发展提质。通过优化公共服务体系、稳固本土企业发展根基、拓宽居民就业与发展空间，立足城市自身禀赋探索适配的发展路径。

第一，更新发展认知，构建适配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传统以人口增量、城区面积、经济总量为核心的单一评价标准，难以适配收缩城市的发展评估需求。在理性接纳城市收缩常态化的基础上，城市需要建立适配减量发展的新型评价体系。新时代城市发展评估不再唯规模增速论，更应综合考量城市基础功能运行质量、民生服务供给能力、人居环境建设水平与未来发展潜力。重点关注城市是否能够为常住人口提供优质生活条件、稳定发展前景与高品质公共服务，是否具备清晰的转型动力、发展突破口、阶段性调适方案与长远发展目标。

第二，转变传统治理理念，践行科学可行的精明收缩发展思路。在以往的治理实践中，部分地区面对城市收缩现象，试图通过盲目扩张城市建设、追逐增量规模的方式强行逆转收缩趋势。这种违背发展

规律的治理模式，不仅无法改变城市收缩的客观现实，反而浪费发展资源、错失转型良机。新时期收缩城市治理，应当摒弃规模扩张的惯性思维，立足减量发展的客观现实，以瘦身强体、盘活存量替代粗放式城市扩张，在减量发展中深耕提质增效。治理的核心关键，是厘清城市“瘦哪里、怎么瘦、强什么、怎么强”的核心问题。唯有解答好这一问题，收缩城市才能突破发展瓶颈，步入更合适的发展轨道。

第三，盘活存量资源，提升城市资源利用效率。针对城市收缩中普遍存在的空间闲置、资源错配问题，要全面盘点城市闲置土地、老旧厂区、空置校舍、废弃设施、闲置公共空间，建立系统化存量资源清单。通过功能改造、空间更新、业态升级，将低效闲置资源转化为优质发展资源，实现存量资源循环利用，在不新增大规模建设的前提下实现单位土地、能耗和劳动创造价值的显著提升^[5]，提升城市承载力与服务能力。

第四，聚焦民生提质发展，夯实收缩城市宜居底色。城市在应对收缩转型过程中，民生保障与人居环境质量提升是治理的重中之重。治理过程中需立足城市现有常住人口规模、人口集聚格局与年龄结构特征，精准匹配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在现有公共资源基础上，持续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核心公共服务供给，推动城市实现精简高效、轻量优质的发展模式。以精细化民生治理提升居民生活获得感，持续涵养城市内生活力，实现减量不减质、收缩不降温的发展。

第五，强化数字赋能治理，推进城市精细化、精准化治理。依托智慧城市建设搭建数字化治理平台与城市大数据库，对城市人口变动、资源配置、公共服务供给等核心要素实施动态监测。通过智能化治理手段弥补传统治理信息滞后、研判粗放的短板，帮助治理主体全面、实时掌握城市运行状态，实现问题早发现、趋势早研判、对策早落地。同时，要依托数字化平台搭建起政民高效沟通的桥梁，畅通群众诉求反馈渠道，精准回应居民现实需求，以科学化、精准化治理杜绝盲目建设与投入。

5. 结语

我国部分城市出现收缩现象，是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客观演化现象。城市发展并不等同于规模增长，城市收缩也不等于发展衰败。收缩城市未来走向如何，主要取决于地方应对城市收缩的治理方式。我们应当摒弃唯有增量才能实现发展的固有思维，正视、接纳城市收缩的客观现实，切忌刻意回避、遮掩收缩问题，更不能盲目采取手段强行逆转收缩趋势，这类做法往往会适得其反。唯有在理性认知城市收缩的前提下，立足城市自身现实状况谋划发展路径，持续激发城市内生发展动力，涵养城市发展活力，保障居民安居乐业，才能推动城市走上提质向好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 [1] 孙平军. 城市收缩: 内涵·中国化·研究框架[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8): 1478-1491.
- [2] 吴康, 威伟. 收缩型城市: 认知误区、统计甄别与测算反思[J]. 地理研究, 2021, 40(1): 213-229.
- [3] 吴康, 刘骁啸, 姚常成. 产业转型对中国资源型城市增长与收缩演变轨迹的影响机制[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1): 109-125.
- [4] 张帅, 王成新, 王敬, 等. 中国城市收缩的综合测度及其时空分异特征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 30(8): 72-82.
- [5] 吕晓, 田佳懿. 中国式城市精明收缩的理论框架与类型比较[J]. 城市问题, 2025(9): 4-14.